



边看边聊

如果说买辆路虎难,那么,把一辆普桑改造成路虎恐怕更难。

男孩小波是个设计控,即便发型和衣着,也要表达自己的生活态度,当然,也会有颠覆性的变化,反正年轻,有折腾的资本。他又是个汽车控,这样说也许不准确,怎么说呢?有些人把“座驾”比作情人,他有过之而无不及,驻了车,意犹未尽,会卸下方向盘,背着上班,抱着回家。

总之,小波喜欢有设计感的、能被自己掌控的生活,这就是小波的狂,就好像充盈有余的智慧和精力,不这样释放和消耗会生出青春痘一样。

可痛、可错、可悔;不彷徨、不犹豫、不胆怯;去做,去浪,去自由飞翔。喜欢那种浪迹天涯、惊险浪漫的人生经验。

去年在家办公的那些日子,小波就想一定要去西藏走一圈。怎么去呢?当然要有一个既酷又牛的设计。小波突生一念:开辆普桑去翻山越岭。日思夜想,这一念成了执念,仿佛不践行就对不起自己的花样青春。

他真的花了几千块买了部二手普桑,找来了他的铁杆发小,把车子分解成一万多个零部件,编号、清洗、改造。在拆与卸的过程中,他体会到,

卸下所有的装饰和掩饰,暴露出所有的问题和瑕疵,用最直接痛苦的方式,打磨,打磨,直到精准,然后重生。人和车一样,这辈子这样的机会真的不多。所以,要珍爱所有的偶遇,无论于人还是于物。

小波曾说,和机械打交道,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让他痛并快乐的事情。

以往并没有翻修发动机的经验,只能按照规程一步步来,没想到一发就中,这一刹那的喜悦也许就是他想要的东西。换了越野轮胎,安装了行李架,调试了电台,车前有LED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2020年的冬季果然如气象专家预测的那样,寒潮气势汹汹,国内许多城市迎来了历史性最强冷空气,西安也不例外。习惯了早晨骑车上班的我,不得不考虑买一顶帽子。论质地和保暖性,羊毛帽当然好。遗憾的是,羊毛同丝绸一样娇贵,不能经常清洗,所以我几乎没有犹豫,就决定买一顶毛线帽。

十多年前也曾出现过一顶寒冬,那时候我只要出门就会戴上帽子围巾。朋友们至今印象深刻,我的帽子围巾是一套橘黄色的毛线织物,羽绒服也是橘黄色,穿搭在一起看着既明亮又暖和。不过自那年严冬之后,仿佛画了句号似的,无数个漫长冬日里,我再没戴过

辅助大灯,车内换了二手奥迪真皮座椅,喷完漆的小黄车神采奕奕。

小波的发小是个摄影控,两个多月对普桑的改装过程被他们制作成了精彩视频——《破桑奇遇记》。

验车,两次未过,第三次过了,顺利挂上了沪C牌照。

看着终于名正言顺有了自己身份的小黄,这时小波对它有些动情有些依恋,就像第一次和初恋告白,他说:现在,你和我一起去看世界吧!看看江河湖海,看看外面的世界!

深秋,层林尽染,斑斓妖娆,他和小黄还有发小出发了,车上带着防滑链、爬坡板、油桶、备胎、摄影器材和咖啡壶。

著名的318国道的起点是人民广场,遗憾的是小黄是C牌,只好绕道芦潮港上高速。

音乐、速度、激情,叫人离开世俗的世界,畅想着冲向巅峰的喜悦。

开保时捷在中环兜圈和开普桑到西藏看神山是不可同框的两码事。

普桑小黄和它的主人,仿佛有种勇闯天涯同心协力的契约,难关难过关难过。在壮阔高原,它们给小黄留下了精彩难忘的印象。

小黄在河流中冲浪,水花四溅,神采飞扬。

小黄竭尽全力攀登泥泞的山路。

小黄带着防滑链下雪山陡坡,毫不畏惧。

小黄和珠峰同框,尽显豪迈。

人和车,除了和高原奇幻景色相遇,

也偶遇了形形色色的人物。比如爱登山的姑娘、虔诚的香客,有普桑情怀的大哥,帮他们寻找汽车配件,却不肯收费……

可以设计的东西很多,但唯独奇遇是设计不出来的。一次,他们正在村道旁煮咖啡,在这种荒凉的地方,居然看到一辆越野冲了过来,三位穿冲锋衣的爷叔走下车,打量着他们的普桑车牌,怀疑地问:你们是上海开来的?年轻人真是胆子大。爷叔之意是:开这种老车开到这么险峻的地方不是乱来嘛!聊了一会儿,三位爷叔便下了山。事还没完,几个上海人在几千里之外相遇,似乎注定要发生点什么。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看雪山,青春在此打卡,思考一下人生,做段即兴直播,网络突然没了……山

下有人上来,正是见过面的上海爷叔。到了跟前,爷叔说,他们下山时,刹车失灵了,出了车祸,手机没信号,无法求救,请他们帮忙出去报警。下去一看,爷叔的车子把给基站供电的电线杆撞坏了,车头严重受损,看到电线杆上印有村支书电话,于是他们开始找村庄,有村庄应该就有信号。在藏区找村庄谈何容易,上山下山,总算信号出现,联系上了村支书,也报了警。

油耗光了,又去找藏民加油,那晚,他们没有按计划赶到宿营地,但能帮到同乡,叫他们感到由衷欣慰。

这趟奇妙旅行,践行了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设想。翻修、重组、升华,无休止地重塑自我,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人生理念。破桑幸运地经过小波的设计,摇身一变成了“路虎”,在滚滚车流中,翻山越岭,一路拉风,所向披靡。

朋友是金融机构白领,80后。我们本来没有交集,是许多年前一场相亲会上结识的。类似的相亲会,不管冠以如何高雅、有趣的题目,基本上就是一群适龄男女尬聊,也有个别受追捧或看“对眼”的,而大多数便是:男人认识一群男人,女人结交几个女人,然后收场、各回各家。在这种场合结识的朋友,很少有长久的。她倒是个例外。

我们每次联系,她不是在相亲、就是在相亲的路上;她主动联系我,也几乎是我叫她陪她去相亲的。

“我来了,天天念叨我,催我。”于是,她又去了某次相亲会,结识了某位红娘,没想到红娘介绍的“优质男”,竟然是个“婚托”,收钱、同时与几个女性谈朋友。

在我身边,大致可以分为三类:一类是像我朋友这般“恨嫁”的,她们是推动相亲市场价格水涨船高的主要力量;一类是佛系的,随缘;还有一类是“战斗型”的,个性鲜明,或奉行不婚主义。最可怜的,当数第一类,她们身上往往背负着各种压力:家庭的,社会的,甚至还有自己的负疚感,及对未来的恐惧……

我在这样的状态里挣扎过10

年:父母不理解,同事嘲讽,甚至还有晒笑,全如芒刺在背。也曾积极去“解决”:最夸张的记录是一天相亲了四场,大概比公司的HR还要忙。如果不结婚,这状态大概就要变成死结了。直到有一天,一位好友开玩笑道:“你若把相亲时间用来看书,可能两个博士都考出来了。”我才如梦初醒,认真审视起人生来,由此断然转变,选择自己所要的生活。

世间品类千万、特色各异,本就

女大当嫁否?

李佳

因为不同而精彩;而自诩为灵长的人,却偏要为自己设定各种框框,竭力去彼此相同。有的框框十分强势,以价值、原则、概念等面貌出现,显得那样“理所当然”,甚至在“人之初”便开始渗透,进入人的思想、行为、观念中,等长到一定年纪,也分不清哪些是自己的、哪些是框框强加的,甚至有人不由自主地做起框框的“卫道士”、理直气壮地干涉起他人来。

近期“知乎”上有一个帖子非常

这条回乡之路,是从上海到老家徽州(歙县)王村,两地相距410千米。小时候的记忆,这条回乡之路是那样地遥远。

第一次回乡,是父亲带着我,那年才7岁。

动身回乡的当天,天还没亮,父亲便带着睡眼惺忪的我赶往上海老北站。去杭州的快车,时速60千米,花了将近四个小时。出了车站,父亲立即叫了辆三轮,马不停蹄地赶往汽车站,坐上了开往徽州的长途客车,到徽州城已是万家灯火。没有空房,父亲赶紧买了到屯溪的车票,在黄墩下车时已经是

晚上8点多。从黄墩到王村要走5千米的乡间小路,四周漆黑,寂静得让人窒息,滂沱大雨令我睁不开眼睛。父亲不得已花钱雇人,借伞打灯笼,在泥泞的小路上,深一脚浅一脚

年才建成,第二年正式通车。由于南京与芜湖铁路相通,上海有了直通徽州的铁路,此后的几次回乡都能坐上火车了。

然而,多数在沪徽州人回乡,仍习惯选择沪杭接徽杭这条陆路。沪杭线路同时拥有铁路和公路,杭州又是理想的中转站。同时,徽杭公路建设先于其他陆路。1932年,皖浙两省共同发起建造徽杭公路,以取代落后的徽杭古道。近80千米的徽杭古道交通条件很差,徽商往返需跋涉山涉水走上一个星期,建造徽杭公路迫在眉睫。祖籍徽州雄村的巨商曹霖声、曹九如兄弟出资30万银元,用了近2年的时间,建造了总长度61千米的老徽杭公路。

从1984年起,国内高速公路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。上海到徽州在已有的两条公路基础上,先后建成了高速,长途客运从10个小时缩短了一半。浙皖正在建设的另一条千黄高速,同是从杭州出发,经桐庐、建德和淳安千岛湖,与徽杭高速连接后到达徽州。目前,浙江淳安段即将完工,沿新安江走向的安徽段正抓紧建设。历史上,徽商经营的各类物资运输,除了走徽杭公路之外,多数都是从“徽商之源”的徽州渔梁码头起运,沿如今的千黄高速走向,经新安江、千岛湖和富春江运抵杭州的,“两江一湖”成了徽商货运重要水路。千黄高速一旦建成,水陆兼行,回乡又多了一条绿色生态之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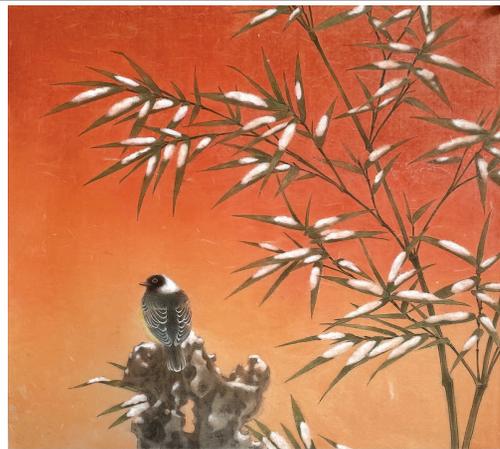
2018年,上海开启了至黄山市的高铁运行,回老家仅2个半小时,又快又稳。你还可以选乘飞机,45分钟就可以抵达黄山市屯溪机场。真可谓:痴梦歙州路迢迢,徽州山前盼登高;一骑风尘到新安,古道水路成逍遥。

七夕会

片金光。毛线帽是不是用不上?我现在就上申请退货?常言道,天有不测风云。就连NASA专家都表示,地球的温度没有明确的指向变化。再说日久天长,我的后半生还有几十年的冬季要过,算起来戴帽子的时候多着呢,怎么会多余?

我买毛线帽本来就是御寒,冷热自知,需要戴就戴,不需要戴就不戴嘛。买一顶毛线帽花不了几个钱,也不占地方。为了保证使用率,我买的那顶毛线帽薄厚适中,颜色款式“双百搭”。暖和又好看,两全其美。

看今日帽子世界,五花八门,缤纷多姿。你要用心找到你的那一款。



瑞雪之年(中国画) 万蒂

红红的石榴挂满枝头,艳丽夺目,映衬着碧蓝如洗的天空,浓淡相宜,煞是壮观。石榴是个吉祥植物,人们称石榴是佛果,石榴花是佛花,因为多籽多籽,家里挂满石榴是多子多福,开满石榴花是红红火火。古人称石榴“千房同膜,千子如一”。民间婚嫁之时,常于新房案头或他处置放切开果皮、露出浆果的石榴,亦有以石榴相赠祝吉者。

相传女媧氏炼石补天,将一块红色的宝石失落,落在骊山脚下。有一年,安石国王子打猎,在山林里看到一只快要冻死的金翅鸟,急忙把它抱回宫中并救治。金翅鸟得救后,为了报答王子的救命之恩,不远万里,将骊山脚下的那块红宝石衔到安石国的御花园,不久御花园里就长出了一棵花红叶茂的奇树,安石国王便给它赐名“安石榴”。石榴树由此得名。

石榴树,春天冒嫩芽,随着天气转暖,石榴树渐渐地绽着嫩绿,抖擞精神,长出叶姿秀美的绿叶。晨露下,绿叶显得艳丽透明,晶莹剔透的水珠在叶面上犹如珍珠般闪烁着光芒,细美柔嫩,赏心悦目。

到了初夏,石榴树呈现出绿色的披针椭圆叶子,不知不觉,仿佛一夜之间,对生或簇生的叶子中间,猛然生出深红色的小花蕾。几天后,长大的花蕾裂开了花萼,并从绿叶中间绽放出了火红的卵形花瓣,将绿色点红。这日渐增多的红色,在绿意盈盈中,燃起一树火红,花期一直至十月。

石榴花,花姿绰约,端庄高雅。远远望去,如一片片燃起的火焰,又像一朵朵静静地

飘浮着的云霞,在周围绿树的衬托下,不需彩笔点染,自然呈现出一抹抹浪漫红韵,洋溢着生机,充满着活力,传递着生命的信息。

行走其间,那鲜艳的石榴花映红了人的脸,红红的瓣,丝丝的蕊,引得蜂儿嘤嘤,蝶儿翩跹……

花谢后,石榴树上挂满了一只只鲜艳的果实,像一盏盏点燃的灯笼,一颗颗跳跃的红星,挨挨挤挤,压弯了树枝的腰,美不胜收。石榴入画,日子安好。

毛线帽

刘云

只是此一时彼一时,我那件橘黄色的羽绒服早已不知所终,那套同色的帽子围巾如果没有送人,要是我肯下功夫翻找的话,它兴许还能重见天日。可是,即使橘黄色的帽子围巾还在,无论是休闲的款式还是明艳的颜色,都与我目前的衣着不搭调了。

各自安好吧,我网购的毛线帽还要两天才到。天气像是开玩笑,就在我下单后,气温开始大幅回暖,每天晴空万里。我下午坐在阳台,额头渗出了汗,眼睛睁不开,旁边的贵妃榻上也投射着一

石榴花开

郭树清

从心底发出了“冷”的感慨,并且准备一大早就戴着毛线帽骑车去上班,我终于向严寒妥协了。

石榴树,花姿绰约,端庄高雅。远远望去,如一片片燃起的火焰,又像一朵朵静静地

飘浮着的云霞,在周围绿树的衬托下,不需彩笔点染,自然呈现出一抹抹浪漫红韵,洋溢着生机,充满着活力,传递着生命的信息。

行走其间,那鲜艳的石榴花映红了人的脸,红红的瓣,丝丝的蕊,引得蜂儿嘤嘤,蝶儿翩跹……

花谢后,石榴树上挂满了一只只鲜艳的果实,像一盏盏点燃的灯笼,一颗颗跳跃的红星,挨挨挤挤,压弯了树枝的腰,美不胜收。石榴入画,日子安好。

